

You Yizhong Sixiang Jiao
youyuan

有一种思想叫

悠远

当底层人民黑色的眼睛看到的不仅是万古的长夜，而且
可以用它来寻找光明时，作家便可以莞尔微笑了。

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您}



经典成功智慧文丛



陈树义◎著
施晗◎主编

You Yizhong Sixiang Jiao
youyuan

有一种思想叫

悠远

当底层人民黑色的眼睛看到的不仅是万古的长夜，而且
可以用它来寻找光明时，作家便可以莞尔微笑了。

采撷最精彩的文字给最美的 {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一种思想叫悠远/陈树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2

(经典成功智慧文丛/施晗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261 - 7

I. 有… II. 陈…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7250 号

经典成功智慧文丛

主 编 施 晗

责任编辑 哈 森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3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261 - 7/G · 3059

定 价 715.20 元(全 24 册)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读书的环境（代序）

文/陈树义

多日来奔走红尘，看熙熙攘攘闻潮起潮落，待回视自己的心灵却感到了十足的疲惫和落寞。

说到读书仿若遥远的梦境。

每年的一个特定的时段，我都会视书成癖，那种内心的渴望犹如无名的利器驱赶着和鞭伐着。悠悠然泡一杯香茗，施施然抽一支香烟，或端坐于桌前，或假寐于床帟；或背靠于卫生间嗤嗤发热的暖气片，或一边扒拉着吃食一边手不释卷。实在说来，读书的环境我是很不讲究的，只听认内心的召唤和驱使。

想起多年前的高中岁月，自己的座位紧挨着教室的门扉，晚自习后每个人都少不了一盏如斗的青灯，而进进出出的同学是断然不会轻走慢来的。一星如晃的微火很是得防着风吹草动，于是或在灯外竖立一册薄书或自做一卷纸灯罩以防灯芯灭失，即使这样也少不了烧书燎纸。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旁若无人地一呆年余，每每于星斗偏西晨辉初照乐此不疲，现在想来都有些天方夜谭。

既无“红袖”更无“添香”，“夜读书”却是那时的日常功课。

宋人叶采《暮春即事》诗云：“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我不妨套用一下“二八佳人出入频，点点青灯照黄卷。枯坐小窗背文史，不知春去几多时。”

古人读书大抵是讲究安静的，像前述叶采诗中描绘的诗景：那份淡然，虽春去而不伤情，花开花落两由之，我自小窗闲坐，一卷在手，悠然自得。有一种沉淀下来的从容，仿佛沏第二道茶，嫩绿的茶芽在杯中一番浮泛终于渐渐舒展开来，水色渐浓，香韵渐出。格调明显高于那些伤春小词。还有那杨花飘落的小窗，瓦雀飞掠的书案，安静而不乏生机的环境使诗人既能专心于书卷而又不至于完全沉溺其中，起码一个书呆子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清新可喜情趣盎然的小诗的。

岁月匆匆。

大学最让我怀想的除了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岁和一帮难兄难弟的喝酒胡侃，有三个情境或环境永存记忆深处。一是在图书馆的自习室和南馆的阅览室，还有古籍阅览室，那份恬静、安然，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份体验；次者是每早的晨读，或于图书馆后边的小花园或于前边的小树林，或于操场边的林荫道，一册古代诗文或者一卷英文，边走边读，边读边看，朗朗书声溢满校园；再者是教室的晚自习，或黑压压满室或“三两点星火”，或在自家的教室或流寇于别家的教室，我记得我除了在我们班级的教室外，还去过相邻的历史系、法律系、经济系等多个教室。

古书上描述的读书，那叫一个讲究。书房得建在后花园中，旁边还要有一汪莲池，前门种桃，后门栽杏，窗前还有几杆竹。室内除了书架书桌，还有一榻，累了可以小憩；有一把剑，厌了可以舞弄；另有香炉、瑶琴供静心提神。有这样好的环境，难怪那些公子哥儿能将拗口绕舌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雪夜闭门读禁书”、“高斋风雨记论文”，青灯黄卷，方能将“环境”的“境”字突现出来。这种“境”实在艰苦，倘能达到“化境”，便会苦中生乐。囊萤凿壁，孙康映雪，黄生借书，一直是“苦境”的佳话。千百年来流传下去，旨在告诫人们：不管是凄风冷雨，还是寒夜孤灯，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不能约束人对于知识的渴望。相反，春暖花开，四壁辉煌，面对汗牛充栋，或望书兴叹，或昏昏欲睡，或装腔作势，直到书本里相继爬出蛀虫来。富家子弟衣食无忧，然厌倦读书、视书如虎者不可胜数。两者相较，可谓天壤。袁枚对这个问题倒看得很开：“若不快意，便置之，俟他人，或别有独契者自去读。”他的意思是：书是属于那些喜爱它的人的，不喜爱读书的也不必强求

之。“真士读书不嫌鲁豕。游者登山，不嫌艰道。赏雪不嫌危桥，看花不嫌劣酒。”所以这种人在寒冬腊月里也能读出一番风味来：“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袁枚《寒夜》）美人夺灯而不夺书乃至撕书，可知美人除了心疼郎外，也是懂得郎的。对于读书与环境，近人曾国藩总结道：“苟能发奋自主，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亦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主，即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由此可知，读书在心而不在环境。

一个好读的人，懂得怎样面对环境；一本好看的书，则需要创造环境来读。《西厢记》怕是其中上佳的例子。金圣叹表示了对这本书的无比珍爱：“《西厢记》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通之也。”乃至还要“对雪读之”、“对花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方能“资其洁清”、“助其媚丽”、“验其缠绵多情”。一本书的读法竟要如此讲究，真是闻所未闻，有点好马必配好鞍的意味了。

黄庭坚：“士三日不读，则其言无味，其容可憎。”读书的重要性可略见一斑。今人对此或甚为生疏，或出言讥讽。游乐场中，聊天室里，麻将桌上，才能追踪到他的身影。小雨刚下，冷风才起，某些“书生”早已以天气为由，缩到被窝里。待到南柯一梦，睡眼微睁，披衣起坐，已经是“窗外日迟迟”了。

09. 07. 12



☞ 读书的环境(代序)	(1)
-------------------	-----



第一辑 知人论世

☞ 闻一多与朱自清	(3)
☞ 鲁迅与闻一多	(6)
☞ 葛水平小说的女性意识	(9)
☞ 阎连科论	(17)
☞ 海子的诗	(25)
☞ 为什么怀念海子	(33)
☞ 郭新民先生与长治诗坛	(36)



第二辑 理论断想

☞ 视觉时代文学的图像化及其审美特性	(41)
☞ 近年来文艺学边界问题研究述略	(47)

底层写作的认知错觉与精神悖论	(53)
我看读“经典热”	(56)
媒体批评与底层写作	(59)
文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63)
人民,文学永恒的母亲	(67)
文学需要高品质的温暖	(70)
都市文学到底怎么了	(74)
谁是底层? 谁在(为)底层写作	(77)
文学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农民形象	(81)
文学是为大奶还是二奶	(84)
诗人的词句	(87)
谈谈我国的大众文化	(91)
白领趣味是什么趣味	(98)
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105)
在场与介入:体验与想象	(113)
散文何为	(116)



第三辑 青灯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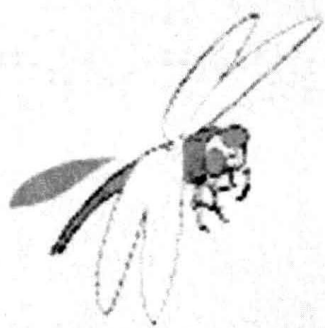
问题意识·现实情怀·学术创新	(121)
生命意识的突围与理性文化的阻隔	(126)
贾平凹的秦腔与《秦腔》	(129)
读《活着》	(131)
呼喊还是苟且	(133)
又一个教授形象	(136)
是时代弊病还是人的问题	(140)
青灯如豆人生如萍	(142)
在冬日的暖阳下	(144)
往事并非如梦	(146)

拷问人性深处的灵魂	(149)
生命由梦想展开	(154)
《小团圆》里的张爱玲和胡兰成	(158)
无奈而实用的潜规则	(160)
《铅灰暗红》里的童年密码	(163)
粗粝生活中的温暖	(165)
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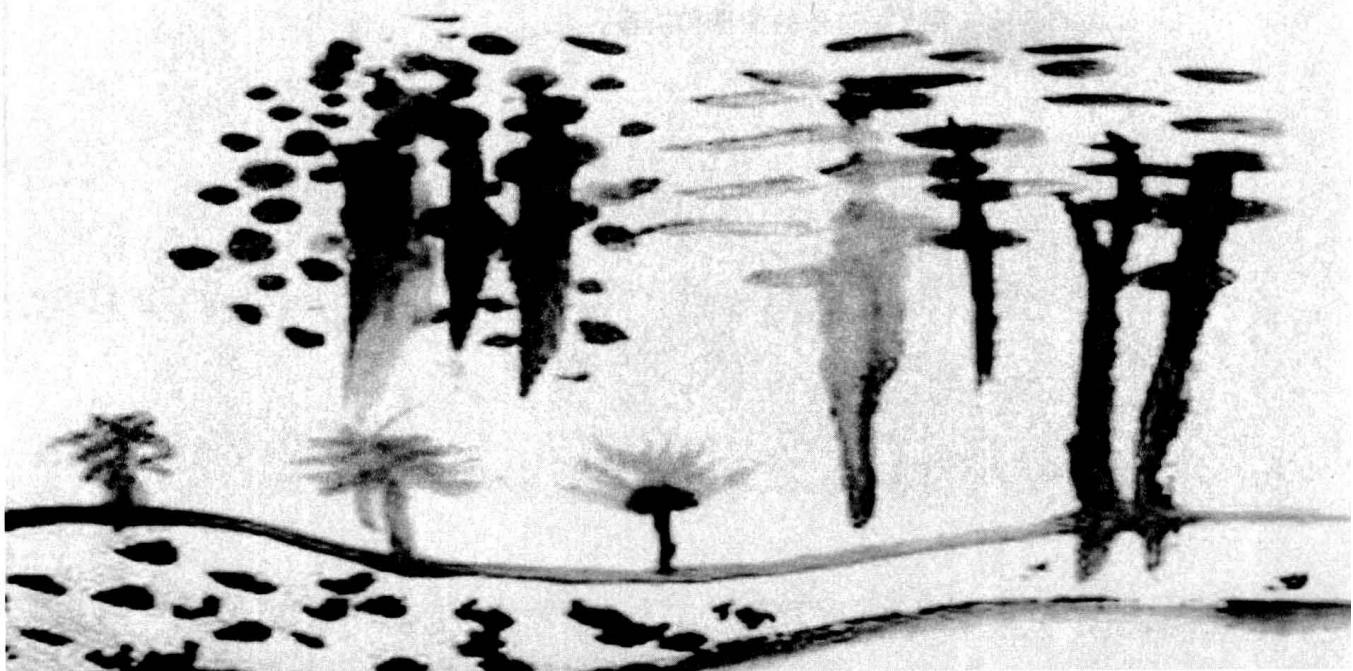
第四輯 边走边看

爱很伟大,爱情很脆弱	(175)
零度叙述中的温情	(178)
王十月《国家订单》:谁是最后获益者	(180)
人性的悲哀	(182)
读《无风之树》	(185)
在庸常的日子里发觉诗意	(188)
我读《选举》	(191)
底层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197)
活着难,死也不易	(201)
生活在低处	(204)
在淡淡的忧伤中扩展温暖	(209)
诗歌中的温建生	(212)
陈小素:名儿、人和诗	(215)
读《周广学诗歌精选》札记	(219)
从秦建平到秦歌	(224)
邢昊的“牛逼”诗	(227)
《天涯》上的两篇小说	(229)



第一辑

知人论世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着墨最多的是那些鲜活、质朴的生活底层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们身上积淀着传统女性的道德认同和做人准则。在岁月的剥蚀挤压下，她们本能地挑战生存的艰辛无奈和人性的种种磨砺，精神上表达出强烈的生存欲念，同时又在苦难中坚守着永不褪色的人性美，走出自闭、自畏、自怜的心理阴影，显现出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奋争的憧憬和执著。

闻一多与朱自清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以一个纯粹的诗人、艺术家、学者，而终于觉醒，从沙龙书斋走上街头，从狭小的个人兴趣走到关心人类的生活，立在时代的尖端嘶声呐喊，成为“我们时代的一支火炬”。闻一多转变的“学术标志”是“由庄子的礼赞而为屈原的颂扬”，其思想标志是在组织上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在鬼窟阴森的环境里怒吼，在稠人广座中呐喊，是出于他从屈辱中看见了光明，从愤怒中把握了争取光明的途径；闻一多“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献身精神，不是绝望的殉道，而是英勇的开路；不是朦胧的“知其不可为而为”，而是爽朗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赴义。他是划时代的死者。

在那灾难的岁月，在呼唤“圣洁的灵魂”复活的年代，人们将闻一多与屈原联结在一起。闻一多称屈原是“人民的诗人”，而闻一多就是真切地接受了屈原的灵魂，并把它尽自己的进步程度人民化起来的新时代的屈原；闻一多与屈原的斗争方式相反。屈原以他那凛然正气，“对暴君诤谏”；闻一多则举起“正义的号筒”，向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致力于“捣毁专制的囚笼！”闻一多的遭遇与屈原的遭遇不同，屈原是自杀，闻一多是被杀；屈原是孤独地死去，而闻一多则是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人民战斗的前线和先列抛头洒血；屈原的死，作为旧时代的一种生命的善与美的象征，供万人景仰和凭吊，

闻一多的死，则作为新时代的人民的英烈，树立了思想战斗与生活战斗的辉煌的榜样，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所继起；屈原的悲剧向被害的人民倾诉着失败的教训，闻一多的“殒落”，“只是如同巨星一样的投给人间以巨大的光明”。

朱自清与闻一多是清华的“双星”、“双柱”，相知之深，相关之切，并世真不多见。但为人处世，风格各异，又都各尽其能，各尽其美。李广田和钟敬文说：闻一多“飞跃前进，斩将搴旗”，是“人类解放战争上的一员勇士”，朱自清“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柔中有刚，胸有定见、慎重而坚强，虽未“勇猛地挥刀作战”，但不失为“革命的斗士”。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说：“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闻一多的“弦大”、“开阔”、“狂放”，铸成了他在国危民困之时，要“豁出去”从事“政治运动”的胆识。郭绍虞在《忆佩弦》一文中说：“闻一多是斗士”，朱自清是没有“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一多给人的印象是英锐，佩弦给人的印象却是雍容。假使说一多是高明的，那么佩弦就是沉潜的；一多属狂性的，那么佩弦就属狷性的”。“一多恨多于爱，佩弦爱多于恨；一多嫉恶如仇，佩弦从善如归”。他们的“性分不同”，但“德行”的基点却是相同的：做事做学问认真不苟。认真不苟，自然会正视现实，不肯轻易放过现实而置诸不问。闻一多的“英锐”、“高明”、“任性”、“嫉恶如仇”，汇集到一点，就是他“永远都是那么忠于自己，而对人则憎爱分明”。闻一多是进取的“狂者”，朱自清是“有所不为”的狷者。和闻一多相对，如同初夏中午大海边上沐浴，雄浑的风涛和紺碧的海水立刻引你到忘我之境，让你整个精神都融溶在日光的灼热里面。和朱自清相对，却像初秋向晚，在林荫路上散步，透过浓绿的阳光有一丝丝的温暖夹着一丝丝的新凉，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静静入了神。尽管两个人的精神强度有相当差异，但两个人都一样地本色，真诚，毫不矫饰。两个人做事都鉴实，谨严，对人则和蔼，虚怀若谷。他们在好些地方截然不同。闻一多粗犷、火炽、浑身是力，在精神上保留着过去士大夫的许多狂气，侃侃而谈，大声疾呼，有时候会声泪俱下，敢于在暴风里挺身而出，痛骂特务，在军政当局的筵席上当众直陈“中国需要革命”。当西南联大的学生为闻一多的安全担忧时，朱自清感叹道：“如果时局不变好，总会有危险的。”闻先生早已准备好了，丝毫不迟疑畏缩的。朱自清纤瘦、清彻、“理智范围着热情”，出处

之间非常谨严。闻一多曾经向西南联大的学生说过“朱先生保守而不顽固”，坚信朱自清在那正义高涨、民主昂扬的时代，“一定会积极地站在人民一边”。他们在判断经事实证明都是准确的。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上，挺起胸脯大骂特务无耻，高举拳头怒吼：“中国的第一个需要是和平！”“中国的第二个需要是和平！”“中国的第三个需要还是和平！”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闪耀着一代巨人夺目的光辉。朱自清“在临死前未留一句话，但特别叮嘱夫人，因为自己签过名，绝不要领取美援面粉。只此一点，便充分地看出他的狷介来”。闻一多与朱自清相需相求，互为辉映。尽管“在精神内容的蜕变上，闻先生是顿门，而朱先生是渐门”，但他们在生活态度上，都恪守着“积极为善和永远求真的精神”，在道德取向上，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这是他们人格和风采的极致。



鲁迅与闻一多

鲁迅和闻一多是我们的“民族瑰宝”。青年时代，他们都是爱国的留学生。鲁迅是“留日学生中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闻一多“以大学美国教育而反美国”，“是一个美国教育出来的叛逆学生，结果也死于美制的无声手枪之下”。

鲁迅和闻一多“同是人民的文学家”，“是把握现实的文化人”。鲁迅起先到日本是学医的，为了改造国民精神，弃医从文，走上文艺的道路。他不是为文艺而文艺，“而是为社会人民而研究文艺的”。闻一多虽然一度是个“唯美派”诗人，但因他“家居农村，含有农民质朴的因素”，“质朴的人，安于淡泊，淡泊的人，就容易轻享受而重是非”。鲁迅和闻一多的创作也有类似之处。鲁迅最早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故事新编》中的后几篇小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闻一多的诗歌创作起于浪漫主义，结于现实主义，创造了各种体式的新格律诗，最后以自己的斗争行动写出了一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瑰丽诗篇。

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日益前进的思想家”，是“解放人民的牺牲者”，是“中国文化教育界最伟大的人物”。他们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他们都曾经深入旧的营垒，而又从旧的营垒中打了出来。鲁迅成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闻一多才“开始了辉煌的学者生涯”，鲁迅“醉眼朦胧”，孤军奋战之际，则正是闻一多“避隐人间”、“整理国故”、“不知老之将至”的时候。然而，“当别人在黑暗面前屈服”之时，闻一多“却在黑暗面前站了起来”，“一声出马上阵，就要厮杀个酣畅”。鲁迅的一生都处在种种剿伐之中，“先遭了‘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迫害，后来是遭政治势力的迫害”，而鲁迅

“不死于敌人之手，而死于肺病”；闻一多的一生也有过坎坷，被人侮辱为“不学无术”，“被傅斯年‘轻轻一笑’过的”，他从未经受过像鲁迅遭遇过的“迫害”，却被毁灭于顷刻之间。

鲁迅和闻一多，“这是中国近代式地觉醒了以后文化战斗中最精粹的两个代表人，他们各自专精的贡献都达到了极高峰，而终于殚精竭虑，凝神呕血，达到了相同的真理：“唯有人民得到彻底解放才是中国得救的开始。”然而他们的“旅程与战术”却有很大不同，鲁迅教人“韧”；闻一多教人“刚”，就精神解放的战士而言，“鲁迅是导师”；“闻一多是闯将”。在无止无休的斗争中，“鲁迅取其‘韧’，受压过重，非‘韧’无以自存”，“孕育鲁迅与启发鲁迅的韧字诀，是辛亥革命与北阀变质的折磨”；“一多取其‘刚’，本有前途，非‘刚’无以自见”，“孕育一多与启发一多的刚字诀，是‘五四运动’与抗日战争的辉煌成就”。

在恶劣的现实面前，鲁迅是以“杂文”这一支“投枪”，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而闻一多则操起“朗诵”、“政治演讲”这些“武器”，与敌人作殊死搏斗的“白刃战”。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礼堂主持报告李公朴殉难的经过，面对特务的猖狂捣乱，拍案而起，慷慨宣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的这篇演讲，从他的“诗人气质”这个角度来看，“那种单纯的美，庄严的美，那种毫不退缩，撞碰刀山的精神，和洪水似的生命力，简直是一首气势浩荡而富于高潮性的、光彩的诗章”。鲁迅和闻一多采用的“武器”不同，斗争的方式也因人而异。闻一多“说话做事没有一点遮回”，“让热情奔放到政治的警惕性以外”，预示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将倾泻出洪水似的生命力”的崇高人格。闻一多“赤膊上阵”，不讲“策略”，这在规步矩行的人看来不免是一种“不够”和“缺陷”，但这确实正是闻一多坚强而壮美、庄严而峻烈的品格。

鲁迅的“韧”与闻一多的“刚”，“在形迹上固然有显著的差异，而在神髓上仍然共道着一种基调，那就是坚而不屈。这基调表现为‘韧’，其品德在深度；而‘刚’的品德则在广度。这在力的核计上同是工程里上选之材”。鲁迅与闻一多“气质”不同，“丰神”各异。闻一多“决计写不出‘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的句子来”，他可以“横眉”，“戟指骂阵”，他就耐不住那一份

“冷对”，闻一多的眼睛里是带着青春的乐观而勇敢的精神，洋溢着坚强的性格与气质。鲁迅的“横眉冷对”是由他的生活道路和性格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同样，闻一多的“就耐不住那一份‘冷对’”，也是由他的生活道路和性格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闻一多用陆游悼杜甫的诗句来表达对鲁迅的敬仰和哀思。

